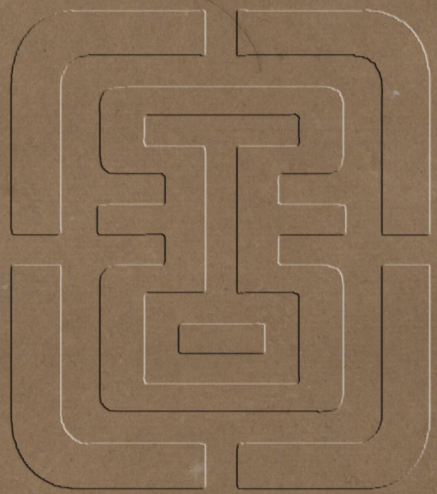




1359



淳南遺老集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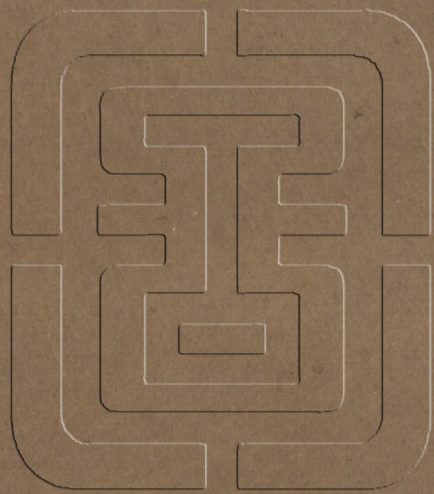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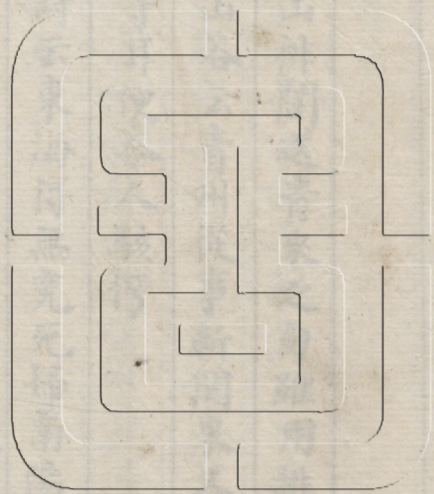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溥南遺老集卷之四十

溥南王若虛從之

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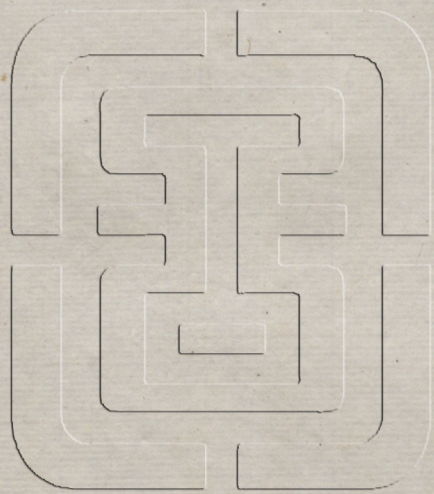
荆公有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雖用排闥字讀之不覺

其詭異山谷云青州從事斬闥來又云殘暑已促裝

此排闥等耳便令人駭愕

山谷閔雨詩云東海得無冤死婦南陽應有卧雲龍得

無猶言無乃耳猶欠有字之意卧雲龍真龍耶則豈



必南陽指孔明耶則何關雨事若曰遺賢所以致旱則迂濶甚矣

清明詩云人乞祭餘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封侯士甘焚死用介之推事也齊人乞祭餘豈寒食事哉若泛言所見則安知其必驕妾婦蓋姑以取對而不知其疎也此類甚多

食瓜有感云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是固皆瓜事然其語意豈可相合也

奕棊云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以湘東目為棊眼不愜甚矣且此聯豈專指輸局耶不然安可通也

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揮斤字無乃不安且取喻何其迂也

士會自秦還晉繞朝贈之以策蓋當時偶以此耳非送行者必須策也而山谷送人詩云願卷囊書當贈鞭又云折柳當馬策亦無謂矣

秦繆公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蓋墓木也山谷
云待而成人吾未拱此何木耶

山谷牧牛圖詩自謂平生極至語是固佳矣然亦有何
意味黃詩大率如此謂之奇峭而畏人說破元無一
事

弔邢淳夫云眼看出壁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既下
何況字須有他人猶悼痛之意乃可

猩毛筆云身後五車書按莊子施惠多方其書五車非

所讀之書即所著之書也遂借為作筆寫字此以自
冑耳而呂居仁稱其善詠物而曲當其理不亦異乎
只平生幾兩履細味之亦疎而拔毛濟世事尤牽強
可笑以予觀之此乃俗子謎也何足為詩哉

詩人之語說謔寄意固無不可然至于太過亦其病也
山谷題惠崇畫圖云欲放扁舟歸去主人云是丹青
使主人不告當遂不知王子端叢臺絕句云猛拍關
干問廢興野花啼鳥不磨人若磨人可是怪事竹莊

詩話載法具一聯云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訢梅花說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昨日酒間偶談及之客皆絕倒也

山谷贈小鬟薦山溪詞世多稱賞以予觀之眉黛壓秋波儘湖南水明山秀儘字似工而寔不愜又云婷婷嫋嫋恰近十三餘夫近則未及餘則已過無乃相室手春未透花枝瘦止謂其尚嫩如萱菟補頭二月初之意耳而云正是愁時候不知愁字屬誰以為彼愁耶

則未應識愁以為已愁耶則何為而愁又云只恐遠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按杜牧之詩但泛言花已結子而已今乃指為青梅限以如豆理皆不可通也

古之詩人雖趣尚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詞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哉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黨以衣鉢衣相傳號稱法嗣豈詩之真理也哉

魯直于詩或得一句而終無好對或得一聯而卒不能

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贈誰何嘗見古之作者如是哉

山谷自謂得法于少陵而不許于東坡以予觀之少陵典謨也東坡孟子之流山谷則楊雄法言而已

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持剽竊之點者耳魯直好勝而恥其出于前人故為此強辭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于前人縱復加工要不足貴雖然物有自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

語意之間豈容全不見犯哉蓋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為嫌異者不以為夸隨其所自得而盡其所當然而已至其妙處不專在于是也故皆不害為名家而各傳後世何必如魯直之措意邪

蜀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間有白毫時人為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蓋良寔白眉而良不在乎白眉也而北齊陽休之贈馬子結兄弟許云三馬俱白眉山谷送秦少游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豈不可笑

哉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游嘗以真字題邢淳夫扇云月團
新碾淪花甕飲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葉青
蟲相對吐秋絲山谷見之乃于扇背作小草云黃葉
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
斛明珠苡蕙秋少游後見之復云逼我太甚予謂黃
詩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盖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
謂相逼者非謂其詩也惡其好勝而不讓耳

朱少章論江西詩律以為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全
之地予謂用崑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而至老
杜之地者亦無事乎崑體功夫盖二者不能相兼耳
茆璞評劉夷叔長短句謂以少陵之肉傳東坡之骨
亦猶是也

且食莫踟躕南風吹作竹此樂天食筍詩也朱喬年因
之曰南風吹起擗龍兕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
斲烟雨明朝吹作碧參差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

間巧更多此楊朴七夕詩也劉夷叔因之曰只因將
巧界人間定却向人間乞取此江西之餘派欲益反
損正堪一笑而曾端伯以喬年為黜化精巧苑荆產
以夷叔為文婉而意尤長嗚呼世之末作方日趨于
詭異而議者又從而簧鼓之其為獎何所不至哉
王仲宣召試館中詩有日斜秦罷長楊賦之句荆公改
為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乃健是矣然意無乃復窒
乎

張文潛詩云不用為文送窮鬼直須圖事祝錢神唐子
西云脫使真能去窮鬼自童無以致錢神夫錢神所
以不至者惟其有窮鬼在耳二子之語似可喜而寔
不中理也

李師中送唐介詩雜壓寒刪二韻冷齋夜話謂其落韻
而細素雜記云此用鄭谷等進退格藝苑雖黃則疑
而兩存之予謂皆不然謂之落韻者固失之太粗而
以為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據古人何嘗有此

海南卷四
廿
哉意到即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為云云也
但律詩比古稍嚴必親隣之韻乃可耳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
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誠然哉山谷作醪醑
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炷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
比之特為出類而吾叔淵材咏海棠則又曰雨過
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慵夫曰花
比婦人尚矣蓋其于類為宜不獨在顏色之間山谷

易以男子有以見其好異之僻淵材又雜而用之益
不倫可笑此固甚紕繆者而惠洪乃節節歎賞以為
愈奇不求當而求新吾恐他日復有以白皙武夫比
之者矣此花無乃太麓鄙乎魏帝疑何郎傳粉止謂
其白耳施于醪醑尚可比海棠則不類矣且夫雨過
露濃同于言濕而已果何所異而引之為對耶

楊軒牡丹詩云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讒鬼利劍斫不斷
餘妖鍾此根東坡咏醪醑以吳宮紅粉命意而終之

之曰餘妍入此花山谷咏桃花以九疑夢綠花命意而終之曰猶記餘情開此花咏水仙以凌波仙子命意而終之曰種作寒花寄愁絕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失其為花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詩傳于時者其一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玉按春風籠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其一云五換隣鐘三唱雞雲昏月淡正低迷風簾不著欄杆角瞥見傷春背面啼予嘗誦之于人而問其咏何物莫有得其彷彿者

告以其題猶惑也尚不知為花况知其為梅又知其為畫哉自賦詩不必此詩之論興作者誤認而過求之其弊遂至于此豈獨二詩而已東坡眉石硯醉道士石等篇可謂橫放而曠遠然亦未嘗去題也而論者猶戒其專力于是則秉筆者曷少貶乎予嘗病近世墨梅二詩以為過及觀宋詩選陳去非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祇有緇塵染素衣曾元象云憶昔神遊姑射山夢

中相栩栩片時還水膚不許尋常見故隱輕雲薄霧間
乃知此獎有自來矣

張舜民謂樂天新樂府幾乎罵乃為孤憤吟五十篇以
壓之然其詩不傳亦畧無稱道者而樂天之作自若
也公詩雖涉淺易是大才始與元氣相侔而枉斐之
徒僅能動筆類敢誇傷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
江河萬古流也

蕭閒云風頭夢吹無跡蓋雨之至細若有若無者謂之

夢田夫野婦皆道之而雷溪注以為夢中雲雨又曰
雲夢澤之雨謬矣賀方回有風頭夢雨吹成雪之句
又云長廊碧瓦夢雨時飄洒豈亦如雷溪之說乎

蕭閒憶恒陽家山云誰幻出故山邱壑謂予心目注以
故山為江左非也只是指恒陽而已好在斜川三尺
玉公宅前有池可三畝號小斜川三尺字以廣狹深
淺言之俱不安注以為漱玉堂泉按此堂自在北潭
中豈相干涉予官門山嘗得板本乃是畝字意其不

然蓋如言幾頃玻璃之類耳暮涼白鳥歸喬木乃宅
前真景也而注云潔身而退如白鳥之歸林何其妄
哉

前人有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蕭
閑詞云市朝冰炭集滿波瀾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露
痕跡

樂天望瞿塘詩云欲識愁多少高于灩澦堆蕭閑送高
子文詞云歸興高于灩澦堆雷溪湯注蓋不知此出

處耳然樂天固望瞿塘故即其所見而言泛用之則
不切矣

蕭閑樂善堂賞荷花詞云胭脂膚瘦薰沉水翡翠盤高
走夜光世多稱之此句誠佳然蓮體寔肥不宜言瘦
予友彭子升嘗易膩字此似差勝若乃走珠之狀惟
雨露中然後見之據詞意當時不應有雨也山黛月
波之類蓋總述所見之景而雷溪注云言此花以山
為眉波為眼雲為衣不亦異乎至一枝梅綠橫冰萼

淡雲新月炯疎星之句亦如此說彼無真見而妄意求之宜其繆之多也

蕭閒使高麗詞云酒病賴花盪却世皆以花為婦人非也此詞過處既有離索餘香收拾新愁之語豈復有婦人在乎以文勢觀之亦不應爾其所謂花蓋真花也言其人已去賴以解醒者獨有此物而已必當時之寔事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盞嗅公咏花詞亦喜用醒心香字蓋取其清徹之氣以滌除惡味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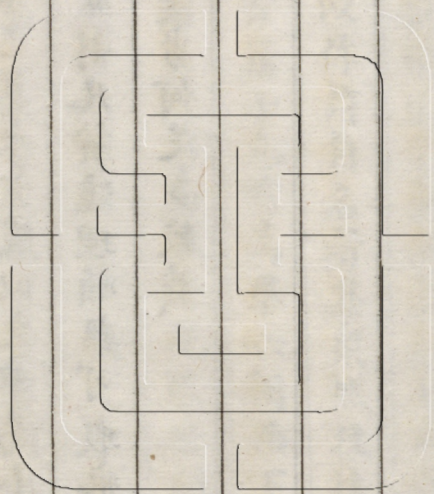
蕭閒自鎮陽還兵府贈離筵乞言者云待人間覓箇無情心緒着多情換此篇恨別之意故以情為苦而還羨無情終章言之宜矣使高麗詞亦云無物比情濃覓無情相博次第未應及此也

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于哀樂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減其歡樂之趣坡詩用其事云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夫陶寫云者排遣消釋之意也所謂歡樂之趣有餘歡

者非陶寫其歡因陶寫而歡耳蕭閒屢使此字而直
云陶寫歡情陶寫餘歡舊歡若為陶寫似背元意
近歲諸公以作詩自名者甚衆然往往持論太高開口
輒以三百篇十九首為準六朝而下漸不滿意至宋
人殆不齒矣此固知本之說然世間萬變皆與古不
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後人所作可
列三百篇亦不肯悉安于是矣柯者滑稽自喜出奇
巧以相誇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詩雖大體

衰于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也遂鄙薄
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為小技程氏以詩為
間言語然則凡辭達理順無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
也其餘優劣何足多較哉

淳南遺老集卷四十



淳南遺老集卷之四十一

淳南王若虛 從之

雜文 詩附

揖翠軒賦 并序

沃人崔公有竹軒曰揖翠其子達之求詩文于士大夫予亦為之賦云

物之在天下皆妙理之所寓也人之於物必有所慕而所以慕之亦必有故也故或取深山窮谷以為家指泉

石風月以為友是豈迂僻矯激不近於人情誠有得乎
其趣也沃川崔公賢明之屬生于畝畝而不俗後其居
為園中其園為亭而周其亭以竹叢高映窓牖戶為肅
森乎其如張綠帷而羅碧玉也夫天壤之間佳花美木
大有可以娛心而悅目者然公皆不以為可觀惟此君
焉是欲對玩吟嘯朝夕容與乎其中若與之相忘而不
足此其意果安在哉吾可即之而知其所屬獨不見夫
此君子歲暮天寒百物既述冰雪交摧淒飈號振芬香

艷色莫不零落敗散至于共盡而無餘而吾此君宛然
自若獨立而能神蓋其稟於內者有足恃是以凌乎外
者無所挫自世所難得之物而非夫漫生雜出暫榮俄
朽之常品凡根也而我公慕之則又可因之而得其為
人意其勁挺堅確卓乎不羣舉世皆怯而我獨勇衆人
既屈而我獨伸濁穢有所不能汚險難有所不能亂本
然之氣無適而不存也然則公不徒愛其色則取其質
不徒玩之于其目誠體之於其身若夫披風節月含烟

臥雨千態萬狀皆公之所外也吾何敢陳嗚呼公今逝矣而子璋嗣吾聞之孝者善繼人之志而述其事則登公之堂想其所取於此君蓋亦思所以自厲如其庸懦委靡依違顧忌與時變遷一折而瘁豈特厚顏於此君亦夫公之本意矣

瑞竹賦 并序

東垣有孝友之家曰許氏者兄弟輯睦為一鄉最其居室之南得瑞竹焉由地而上十二節而分為二又

六節而復合君子謂其有以致之也許氏圖之以求文于作者僕辭不獲亦漫賦云

天何為者耶視之蒼蒼詰之冥冥不可得而名日月五星風雨雷霆寒暑晦冥此雖有所必至而其參乎人者固可惑也孰知其微萬物何為者耶隨氣而生不擇其地紛綸雜沓殊狀異類怪竒偉麗非常可喜蓋無所不有焉孰知其為瑞然感名之說自古人不廢也不惟舉之于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跡推類附毫釐纖悉以為

不啻如合符雖自信不惑者時出而辨之然亦不敢決其無何哉人有是行天有是應二者適稱足以據而為證也蓋出於物理之當然合於人情之至公而其論乃定許氏之瑞何為而出吾嘗考其素而得其實兄弟相好閨門相輯鄉黨稱其德誰無兄弟曾是不率妒忌忿疾以相檢拾陰營私積以自植至其既極乃絕以析者皆是也此則上友下敬損虜其翕始終以之有死無易我心既孚間言莫入可謂純正篤寔一出於自然而

非夫矯飾以求名跡者之所及也惟其同氣而異體雖異體而卒同心故斯竹也始於一而中為二既二矣而復合于一也噫許氏之家宜獲報者而報又相似則天意所在猶不可必乎雖然天之於許氏不應如是而遂已許氏之為善不應以是而自足亦何必圖寫鐫刻備述記錄以自美而夸末俗耶吾為之說曰人有因物而知勉物有因言而加顯蓋立德雖於錫類而傳家欲其及遠故夫所以區區於此而未能忘情者殆亦憫時俗

之已垂慮後嗣之或替而特以為勸耳願豈淺哉

寧晉縣令吳君遺愛碑

昔予閒居於東垣聞沃州寧晉有賢令尹民樂其政歌而舞之聲化鶴然愈久益播心竊慕焉既而知其為吳君公妙也予與之同年而昧其平生獨謂君讀書為儒能以壯年取高第此必有以過人而其優為一邑固所宜者蓋秩滿求府始獲拜之儀度表表望而知其不凡即之愈深不覺嘆服益以所傳不誣可信翌日別去予

亦尋走雕陰三年復來不知君之安所在且為何職居未幾松水之民有乞書其前宰之政者問其主名則公妙也從而徵其寔則曰自吾令下車賦役以平刑罰以清奸宄不過而懲仁廉不辜而興煦風冷槁蘇暍醒民飽而嬉相忘乎無事斯亦古人之至化也蓋其剛柔適中緩急得所勤故不廢事簡故不擾民明無不察毫髮莫欺而其寬也又足以有容政是以和而克用又此其大凡也長上有德而下不知其罪大矣知焉而無報

罪又甚焉吾儕小人其曷以報公著之金石大書深刻
昭不朽而垂無極所以報也葢爾英邑則唯是之知書
與不書公何損益哉然所以示吾心之不忘則非是莫
可也故敢以託嗚呼美矣在他人猶當不辭况吾公妙
哉守令之重尚矣而得人寔難故赤子每不得乳于其
母言良吏者必予兩漢然自今考之可以屈指數則若
公妙者豈易得而其民之遇之也顧不幸而可喜耶宜
彼之言不妄而予亦樂為之道也公妙諱微咸平之平

郭人登第于承安之丁巳其始任建州軍判既以廉陞
故超授寧晉云

真定縣令國公德政碑

為治莫如重守令而令為甚蓋其于民最親而理亂之
原于是乎在也故一縣得人則一縣之事舉在在得人
而天下平也真定劇邑其宰之尤不可非其才雲中國
公明敏人也既下車譁者以靜悍者以柔寬者有以告
聽斷如神官無留事稱異政焉其去也其民舍之而不

忍挽而留之而不得也思有以紀其遺愛而示其攀戀之心有倡之而請言于予者曰我公其賢哉自吾身之所及見與夫故老之所傳吾邑凡更幾令言令之賢如公者幾人我公而去誰其嗣之吾儕小人德公之賜而顧無以報也獨欲形容其萬一而鏡諸石以慰吾心以傳於天下後世或庶幾焉其材具矣敢屬之子噫智可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事固有非人之所能強致者民至愚

而神者也其心有同然之好惡其口有同然之毀譽有以服其心則比閭之徒可使之俛首而聽命不然國之得失長上之是非皆將喧囂謗議於其下盖有謗之而不信劫之而不從者孰謂其可以強之而使吾譽之哉予近始識公而聞其名者舊矣昔者既嘗為府叅軍聲華藹然為前後之冠民既已像而祠之碑而頌之矣至於去而之他復來而治此莫不皆然未至而人僕之既至而人安之去則思之而不能忘此果何從而得耶合

一人之情易也至于一邑而皆然茲不難哉合一邑之情易也至于所至而皆然茲不難哉是必有大過人者而非可苟也而昇之注天左右俯仰皆可以命中而庖丁之游及批隙導竅無非理間之自然何獨至於為政者而疑之哉公之跡足以聳動人之耳目而膾炙其口者甚多列而著之非惟煩不可舉而且復害公之全故獨論其能得斯民之公心與夫所至皆然者以見之其亦足矣噫無寔之譽君子不以為榮無寔而譽人君子

謂之愧辭若公者殆可以為榮而予亦庶乎其無愧也哉

王氏先塋之碑

王氏之先譜亡不可考世居鹿泉農隱不仕其最近者諱傑字邦美始知讀書今行軍參謀守道之父也好古樂善而尚氣輕財務周人之急教其子弟一以孝友忠信里閭少年有悍戾不率者亦必委曲鑄諭使之改而後已由是中外重之凡詠早世二孤玠瑀藐然可憐公

江表卷四十一
親撫視以至成人而玠為名進士夫人李氏溫雅慈祥
恪諸婦德與公俱以上壽終所生三子其仲則叅謀君
也未冠失怙近於家累屈跡刀筆中貞祐初宣撫司以
人望選充本縣尉時甫離兵火遺黎反側未安而為長
吏者方貪殘以逞一日衆變自令丞以下悉肆至君側
肩拜而歎呼曰惡者除之善者奉之可也保我百姓非
公而誰即以臨事歸君未幾改主真定簿今萬戶史侯
之立君勞為多擢慶源軍節度副使尋復召置幕中恩

顧益隆遂專腹心之寄君資豪爽而愷愷多可見者皆
悅而親侯既以碩德宏量高出一時而君復以忠厚濟
之政簡風恬遠邇咸賴其從征四方一軍所至獨多全
活率君力也平居喜賓客車騎盈門窮日夜不厭有孔
北海之風而于文士尤厚收攬薦延惟恐不至搢紳以
為依歸儕類或譏其太過而不屑也故言河朔從事之
賢者君為稱首焉一日語夫人程氏曰吾出微賤才能
勲業無踰人者黃緣幸會驟至顯榮非祖考之靈其何

以及此而墳壙蕭然沒沒於蓬蒿榛棘之間狐兔雜居
殆不忍視吾罪大矣每一念及未嘗不痛心疾首今將
具禮而新之庶幾死可以瞑目程素剛明因力贊曰斯
亦妾之素志也誠不可緩于是戒徒命工更其宅兆增
之垣墉以至凡五版而卒而未葬者皆次第而遷附焉
然後完美可觀無復遺恨既而又曰古者墓有碑碑有
文所以垂世也而未之具猶為闕典乃以其辭來請予
于玠為同舍生于君為門下客情親契厚勢不得辭竊

惟追遠之說魯語存焉報本之義禮經著焉此天理人
倫之至而名教之所先也為人後者生盡愛敬死極哀
戚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宜若足矣而又思所以致美乎
松楸而增光乎泉壤表其行寔大書深刻為不朽之說
使夫來者顧瞻想像歆羨而咨嗟豈非所謂追遠報本
者固不能已邪王氏之善慶既當為之發揚而參謀君
孝德始終尤不可不紀乃叙其大畧而系之以銘曰

岡阜在後澗溪在前繫王氏之阡有闕其室既完既

堅有歸其碑是磨是鏤不有所牽孰開其先不有所繼孰大其傳德厚流光理亦宜然予以昭之於千萬年

李仲和墓碣銘

若虛有心契曰李君諱全字仲和博州高唐人孝於親順於長仁於僕妾其待朋友尤推誠尚氣節確乎可託以死也然性介少諧合素不為鄉曲所重徑行直視傍不覩太山輕薄子戲侮其後而不之覺人以為癡而笑而目嚴冷疎於禮貌箕踞袒跣不能一作謹媚狀向人

人復以為傲而怒志大論高以匹夫憂天下每欲危言叫閭闔以取時名而不計其利害人又以為恠而哀然仲和俱不屑也明昌間予以從師客縣中閉門索居不妄應接而思與跌宕不羈之士游既得仲和語合意豁然大適為忘形交久之益親一日不見相覓如求亡仲和好古文而尤喜論詩譏彈激賞中其美疵睥睨儕流鮮能滿其意者始以詞賦干有司累不合既易經學遂克取高捷驚人尋復齟齬然志愈厲氣不少衰謂富貴

終可致後去家游京師編謁一時鉅公顯人間投之以
所業異幸撼動借聲勢因有所詣卒不售也予與仲和
別十年閱人益多觀交態益熟而思仲和益深日在雕
陰嘗得其手書并雜著盈卷覽之太息悵然有懷以為
昔人相憶或千里命駕東垣去齊西非甚遠平居多暇
獨不能一徑往握臂道胸臆何耶秩滿東還當必遂此
心若復不獲茲則有數歸及相臺或告仲和卒矣且曰
渠比從事浮屠學參究孜孜自以有得既又習辟穀法

因不食死仍說偈言以辭世云嗚呼仲和素嗜雜學聞
輒欣慕予嘗力排之能折其口而不能奪其心也其竟
以是終乎予愧仲和見遇之厚而無以報憐其有大志
而卒窮不偶恨其思之十年欲一復見而弗果乃書其
行已之槩而為之銘將寄其家俾刻諸其墓以寫吾心
以傳諸後世以慰仲和之靈焉仲和無子取其兄子為
後春秋若干卒於某年某月日而葬以某月日銘曰

維世之交其道以市權奔利合否焉則止面而不心

滔滔皆是有不其然如吾李子不幸短命死矣

故朝列大夫劉君墓碣銘

東垣劉君諱某字昂臣予之執友也高才博學以詞賦為名進士興定五年舉天下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時關右擾攘御時被兵帥臣純石烈承詔往援表君從事執政難之不得已乃遣至則城陷遂不知所終今二十一年矣其家以歲月既深理窮望絕懼夫魂棄之無依也於是招之以塋于先塋而請予銘其墓義不可辭則為

叙次而銘之君資可愛幼而老成接物溫溫笑談有味見者皆悅而親初自以所業過人意氣銳甚謂當立取榮名而數奇不偶累舉未從一時儕輩收羅殆盡至於後生新進亦往往先登而君鬱滯如故繼遭喪亂生理日艱晚達汴梁纔試克史院書寫不勝落寞日者推其命或謂無科第分君畧通其說亦以為然一旦雄捷喜出望外方將馳騁快意以償平生而遽有是遺所謂命者果何如哉斯可哀而亦可怪也先娶董氏再娶李氏

子四人董所出長曰燧以陰補官次日煇次日炤次日
煥孫男三人長曰坦次尚幼君累遷朝列大夫其從政
之歲蓋四十有七云銘曰

其得也遲而葬之速其榮也不足而哀有餘孰主張
者有銜不怯雖然名占甲科亦既成其志沒于王事
抑又得其死有子有孫足以奉其祀憂樂同盡竟何
枝哉新宮孔回魂兮歸來

淳南遺老集卷四十一

淳南遺老集卷之四十二

淳南王若虛 從之

千戶賈侯父墓銘

保塞賈侯嘗識予於東垣丁酉夏六月不遠八舍致書
見招至則館其家禮意甚厚已而言曰某也不天生六
歲而失怙恃今四十年矣而未有紀述而不朽之託負
媿良深雖不及誌諸幽猶得以表其隆某既幼孤家譜
世系不復能知而先君之事幸存其大畧敢丐一言以

傳信嗚呼墓有碑有文所從來尚矣且禮不忘其本而孝莫大于顯親親有善而掄揚之大書深刻以申其追慕尊崇之意此天道之自然人情之同欲而子職之所當盡者也不亦務乎吾觀近世自一介之微稍躋貴顯者爭先樹建以為華榮螭首龜趺亭亭相望宜我侯之不敢緩也既辱侯知能勿成其美按公諱仝字巨平祁之蒲陰人其先皆隱德不仕公長身美風姿賦性淳篤事父母以孝悌聞待友朋以忠信稱鄉黨宗族莫不

服其德而又重氣節急患難有貸其錢者雖至百萬不問償期議者以為難初長兄儀次兄成憐公生父母屬念且公等幹蠱可嘉故曲極友愛儀子弗嗣屢請析居儀輒給曰二親既有命書矣卒舉貨產付公州貳高君亦謂其可妻也以女歸焉承安丁巳春三月以疾終於家享年五十九即以其月葬于里之先塋公凡四娶皆同郡巨室子而最後為李氏尤賢淑備婦德男一人曰輔李所出即侯也一女適宋氏男孫三女孫二人

當貞祐兵火之餘城邑幾廢遺黎無依侯以完復安輯之功為衆所推由本縣尉至為州刺史及歸聖朝勲績益著自招撫使累遷河北東西等路左副都元帥甲午中朝廷更定官稱選充行軍千戶云侯儀度魁傑曾次灑落其才術器識類皆不凡而愛民喜士為河朔稱首蓋一代之偉人也嗚呼源深則流長本根固則枝葉茂物有常理君子每以為積善獲福之喻視復考祥以人占天如影響之敏符契之不可無也昔有預高閭門俾

容軒蓋手植庭槐期生三公者初若妄意已而果然冥冥之中昭昭者存焉是故即其所享可以推其始之所自來由其所為可以卜其終之所必至夫何疑哉侯以妙年遭遇驟至顯榮富貴功名無不如志諸子岐嶷稱其佳兒此決非出于偶然者固足以知其世積之善矣而躬行之實不替益隆于先有光又可見其方來之報則賈氏之餘慶殊未艾也是宜書故書之而系以銘曰
厥土惟腴厥木惟敷有崇其立于城之隅闕之深封

之固過者必恭賈公之墓

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

太一之數興於金朝天眷間衛郡蕭真人其始祖也靈異之跡上動至尊勅賜觀名太一萬壽世嗣其法一再傳而得師焉師諱志冲字用道博州堂邑人本姓王氏祖某父某並受真人法錄師幼穎悟誦書日千言而沉静寡言不好戲弄年十六父兄議婚師曰性喜出家不願娶也強之不可因而逃去隱于冠氏李守竒家遂與

守竒詰衛州叅二代師為門弟子始事尊宿霍子華子華故有淹疾師侍奉惟謹前後十年無懈倦之色或衣不解帶者數月人以為難大定十六年朝廷普試僧道師初密誦經文人不知一旦中選儕類其驚及當給據言于考官曰師兄蕭道宗累被黜落年過四十乞以據授道宗某方杜徐為後圖未晚也考官不許而多其讓十七年授度保充衛州管内威儀領教門事二代師將退席密語道宗曰吾門徒數萬而試經具戒者完顏

志寧及王某而已志寧資雖明敏而頗輕肆非主教之才不如王某純粹廉潔為可屬乃以為法嗣而改姓凡法嗣皆從蕭氏蓋祖師之訓也師素不為辭章及升堂諭衆隨意而言悉成文理勸戒深切聽者聳然內外相慶以為宗門得人矣居無何有司選奏四方高德之士補任中都天長觀師首應之既而河犯郡城居人往往他徙而本觀道衆亦旅寓于蕪門師聞而還聲望既隆求教者接跡而至歲所傳無慮數千人先是汲縣閻

村有觀曰朝元荒廢已久而額籍具存師請諸官遷于西門墳園之側以處其衆明年河復本觀殿宇頽毀且盡師次第繕完尋復一新而增創者幾倍所費不貲明昌間前尚書右丞劉公偉自大名移鎮河中道出淇上謁師甚恭州倅移刺者先以常流待師見劉加禮心猶疑之其後教屏人獨往而師常靜坐無為因問先生于此有何受用師曰靜中自有所得非語言可以形容若無得者雖片時不能安况終身乎其人乃服曰劉公

誠有知矣師自重修觀舍深居簡出外人多不識其面
承安改元日食正旦父老懼災請師作醮于神霄宮士
庶畢集師少時白晝而墮至是色如紫玉目光炯然冠
佩整肅若自天而下觀者嘆仰以為真人復生也少長
貴賤悉歸禮之泰和初章廟春秋已高皇嗣未立設普
天大醮于亳之太清宮開歲報謝師皆與焉五年河南
道士籍少既以再祈皇嗣被召過師問之師曰向來作
醮例遣重臣所在供擬多傷物命其違天意甚矣自今

宜罷之至于與醮官吏皆須禁止葷酒務行善事庶可
達誠雖然再三則瀆亦恐徒勞耳籍至闕以勿遣重臣
為言上可之而今籍詣太清行事如初師與俱往既又
同赴中都太極宮誦經百日時戶部侍郎胥鼎方提控
寺觀恐師南還率朝士十餘候之曰今明主臨朝尊元
重道天長纔廢隨建此宮如師者人天眼目不容遽去
也會宮衆亦堅挽之遂勉為留七年大蝗上遣中官問
提點郭元長禳治法元長勅其徒閱道藏求之師從傍

曰道藏如海豈易討尋就使有之亦未敢必其應吾祖
真人嘗留經錄三百餘階內有秘章今可用也遂取以
進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生民即命師依科作醮比行
禮大雨師呪信香一炷禱于真人其雨立止翌日有旨
問蝗絕之期對以三日據法有灑壇符而灑時當留一
面使蝗有所歸師則留其西西乃大山也及期則羣飛
入山而死詔加賞賚師固辭曰道人救物安用賞為上
曰真道人也當別議旌表郭元長告免提點職詔師繼

之仍賜號元通大師內人賈病逾年諸醫莫療上曰此
非藥餌所及前禳蝗王某殆是異人或能起之師奉命
直抵宮闈治以符水而愈宮闈非闈寺不得到蓋以道
重師也衛紹即位特賜上清大洞法服一襲當時榮之
師嘗謂人生貴適意顧名雖尊顯而身甚勞浩然有休
息志乃因胥公舉汾西李大方以自代而歸實大安二
年之春也一日集衆曰祖師立教代代相承如續燈然
無有窮盡今弟子中蕭輔道者祖師再從孫吾當付之

於是退處西堂高拱淵默不復以世務關意貞祐二年
四代師主毫之太清師亦從焉四年閏七月丙午忽謂
門人曰速具湯沐吾將歸寂門人亟加冠履未畢而逝
有鶴數十旋遶久之時天氣猶暑閱餘旬而體不變八
月庚申權殯于宮之堊其日陰晦重甚衆方以時刻為
疑俄樹杪雲開如席許得以不誤已而陰晦如故又聞
香風四來送者幾萬人咸嘆異之初師之將誕也有桑
生于宅中不半歲成樹比十年其高數尋狀如層樓世

所未見至是亦無故而枯相與始終尤可怪訝也師平
生無喜愠恟恟似不能言至遇事而發雖衆所難決者
三數語輒定老莊之外兼通諸史諸書而尤長于左氏
春秋其智識有大過人者享年六十六歲戒臘四十自
號元朴子云四代師字公弼既返河朔將復迎師骨以
祔于真人而求所以表其墓者俾子文之公弼一世偉
人所交皆天下之士而竊幸與之游昔已嘗為作真人
傳矣而又有茲命是不以蕪陋見鄙也義不得辭則據

其事狀而具著焉

清虛大師侯公墓碣

師諱元仙字子真趙州人也大父澄以胥吏起身至河北西路漕司掾才幹既優而行已無玷尤以孝友著稱議者謂不見用于時則必有得于道母歿慨然曰所以區區塵土間者為親故也今不侍養復何為哉聞淇上蕭真人立太一大教因往叅為門弟子真人一見愛之授名道淨傳太一三元法得以便宜行化乃即本州及

真定之第各建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藥濟人大定二年凡釋道之居無名額者許進輸賜之公遂投牒以在州道院為太清觀而在府者為迎祥真人每批經錄必先授公而後傳前後千品公曰天寶下降要當永劫流行一日去世誰其保之哀禱止真願于私屬生繼嗣其後男琳得子相貌殊常即師也生不茹葷始學語能辨三官之像少長嬉戲則教群兒禮北斗澄大喜以為祈禱有徵而得所託矣會朝廷齎祠牒由是度為道士年

十四已克主大醮詞音清亮迥出一時儕輩翕然推服
明昌初以高德應詔入任中都天長觀自泰和改元國
家事祈禳連設大醮羽流極天下之選而師皆與焉仍
常居要職出諸人右功完賞賚甚渥賜紫衣德號曰觀
妙尋佩符馳傳降御香于岱嶽長白等山頃之以親老
辭歸鄉里宗慶間召任太極宮用進補軍儲恩改授今
號宣宗南巡被命入汴提控上清宮勅有司一依天長
故事逾年而退未幾太清宮請為宗主三返益勤不得

已應之時院門凌替殆莫能支加以歲賦數百斛為病
尤甚師下車未浹旬以狀上聞悉獲蠲免衆賴其庇已
而拂袖棲遲于洧川正大庚寅正月為士左崇等作
醮于鈞臺法事勝絕舉壇欣幸以為未始遇也既畢將
還忽示微疾衆欲召醫候之師不許曰世緣已盡自可
長往安用療為越三日日中命置高座面處之頃至未
刻則口占一頌舉首端坐頂中晏然有聲兩手握子文
而逝時年六十九矣遠近士庶炷香拜禮者累日神色

宛如生人已酉焚化於郭西從遺命也下火之際紫雲見其兀蒼鶴十數翔舞空中移時乃散送者幾萬人莫不以手加額嗚呼異哉其超脫明白如此亦世所罕聞也丙戌塔于頰濱之崇真觀予素知師名而不及識每以為恨然嘗與其門人悟詮游悟詮業履清修而讀書好事亦落落不凡者以大元辛丑年正月二十日改葬師于平棘縣明信鄉之鄭村原屬予銘其墓渠意既堅而竊亦樂為之道也乃叙而銘之曰

其生也為賢其沒也為仙人而如此足矣又何加焉
著之琬琰以永其傳

贈昭毅大將軍高公墓碣

慶源軍節度使高侯因教授王君進士陳生來見曰不肖不天生四年而先君捐館舍訓誨不得聞奉養不及致其為不幸可知也逮其成長事與心違曷勝風樹之悲顧瞻松楸未嘗不流涕太息今將刻石墓隧以垂之無窮事實始末雖不能詳而故老所傳猶得見其為人

之大畧茲敢以託予謝非其才而請益堅重以王陳雅
故義不可辭則勉為之叙次曰公諱顯高邑人其先皆
農隱弗耀公敦朴簡靜而辭色溫溫接物極愷悌輕財
務施喜周困窮其事親處兄弟孝友尤篤至教人亦必
先此里閭宗戚無貴賤疎近交口稱為吉人無間言者
明昌七年五月壬午以疾終于家享年四十即葬其鄉
之先塋夫人韓氏婦德無缺亦著賢譽後公十九年卒
子三人長曰慶終本縣丞次曰進不仕次曰添祿即節

度也男孫四人女三人正大中以節度恩特贈昭毅大
將軍夫人封號如例初節度當再罹兵火之後寇盜並
興道路蕪蕪城邑頽廢而能糾集義旅撫安遺黎內守
外攘以鳩完復之功闔境晏然遂成樂土有司嘉其能
擢柏鄉令累遷今職治聲甚美公望甚重其福祿方隆
而未艾異時所至有詎量者嗚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不及其身則在其後物有定理聖賢有成言古今有同
然之效昭乎其不可誣也今患不能為善為之未始無

徵高氏世居畎畝沒沒于常流殆與草木共腐而一旦
子孫蕃昌門地烜赫以為邦人之榮推原其自豈偶然
也哉是誠可書故揭之以勸來者而系以銘曰
身雖不顯而後也昌壽雖不永而所存者長褒卹有
命紀述有章以播其芳以揚其光是之謂不亡

淳南遺老集卷四十二

淳南遺老集卷之四十三

淳南王若虛 從之

進士彭子升墓誌

君諱悅字子升世為真定人父椿將仕郎大興安次主
簿子升幼明悟過人儻有立志讀書為文悉得其妙
處承安五年擢經義進士第調冀州錄事判官仁政溫
溫民到于今不忘秩滿注濱州監管勾徒知鄆州穰縣
事其政如其冀而風聲氣焰有加居無何忽得狂疾喪

心若物憑者言動可怪自謂冥司有所拘竟赴井死蓋年三十四矣嗚呼異哉子升金玉比德心地坦夷和氣溢于眉睫見者無賢不肖皆悅而親君子謂其必獲善報言論慷慨儀度不凡剛大之氣困而不折及其得志果若固有之君子謂其宜享大任如何不淑至斯極也初將仕君亦以吉人稱鄉里好學而貧甚辛苦憔悴人不堪其病晚登一第則到官未滿而亡僅予隨奪得不償喪君子謂天之于彭氏也已薄及子升復振而後釋

然大慰以謂嗇乎彼者固將豐乎此也乃大不然則夫幽明之說禍福之徵其可以理詰歟子升之在豫也予為鄭之管城嘗以官事會汴梁既畢且散予歸意甚急子升曰人生行止無常而吾徒會合為尤難顧不能更少從容乎予欣然為一日留扁飲極歡夜艾而罷翌日相別于馬上反顧戀戀彼此有可憐色初豈知其遂為永訣也抑予心又有所感焉追惟曩昔同居于里中與今思州司判王君士衡浹水主簿周君晦之忘形莫逆

為兄弟交年壯氣銳馳騁于一時雖方以功名相勉而
既嘗有暮年林下之期仍見于文字以傳諸好事者夫
豈徒戲語而已哉實庶幾行其志而踐乎此也一旦飄
零南北相望如晨星固已歎舊游之莫繼而後約之無
涯孰謂堂堂如子升者而遽云長逝乎世事違人不如
意者十八九榮衰聚散未始有極則生者雖存又可保
其所終耶故予于此不獨悼吾良友之不幸而撫事興
懷無非可以太息而流涕也子升之歿以大安己巳八

月之二十四日而其家用明年八月葬于西城之先塋
俾予書而銘之子升娶武氏子一人曰興祖云銘曰

既秀而枯有 不祛命也奈何已矣悲夫

保義副尉趙公墓誌

公諱彥姓趙氏世為真定藁城人祖某父某皆農隱不
仕公少剛果敢為無畏憚天眷間朝廷以南伐徵兵公
適出有司即取公兄公聞即走歸自陳彼才力不我若
請自代遂行不一辭妻子人義而壯之會事平還天資

純質治生尤勤儉細故躬親不懈服食器皿期于僅足
自餘無毫毛非分用日夕慙慙恒若不足教諸子孫及
所以語他人亦唯是見諸情侈者咄嗟惡弃殆不能與
言故卒大其家以名一邑承安二年以耆老受官保義
副尉後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終享年八十八素康彊少
疾至是猶能日自興起行步了無床枕滯將終謂其子
淵曰吾常歎人之子孫鮮克以義終祖宗積累之業一
旦不難割散之骨肉相視一旦如道路人惡孰甚焉爾

其帥下以嚴處之以均無息無頗無速乖離以噫我家
其孫曰元英者以進士擢第則又特戒曰惟爾所獲亦
惟我祖宗實有慶爾無遂獨庇爾胤必及其餘以荅我
祖宗意其遺志如此初娶靳氏先公卒晚娶張氏子三
人長曰沐以從軍官至教武校尉次曰溫皆早卒淵其
季也女四人長適靳氏次傅氏次周氏王氏男孫八人
幼者二餘悉克自立亦 或有後女孫九人幼及寡者
三餘悉得所歸噫公之所享多矣富貴壽康子孫蕃昌

人或一二人之不獲公則魚之茲不多歟故其歿也君子無大恨其家歿後二十一日塋諸先塋祔以靳氏而肯銘于若虛若虛于公為舊親既又為孫塔故辭而不得免銘曰

萬事畢一生足斯而慊焉復何欲新宮孔固惟吉卜左右前後皆其族安其神樂其真以利其嗣人

焚驢誌

歲己未河朔大旱遠邇焦然無主賴鎮陽帥自言憂農

督下祈雨甚急厭禳小數靡不為之竟無驗既久恠誣之說興適民家有產白驢者或指曰此旱之由也雲方興驢輒仰號之雲輒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一人臆倡衆萬以附帥聞以為然命亟取將焚之驢見夢于府之屬某曰寃哉焚也天禍流行民自罹之吾何預焉吾生不幸為異類又不幸墮于畜獸乘負駕馭惟人所命驅叱鞭箠亦惟所加勞辱以終吾分然也若乃水旱之事豈其所知而欲寘斯酷歟孰誣我者而帥從之禍

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禱言出而雨衛之旱也為伐邢之役師興而雨漢旱卜式請烹弘羊唐旱李中敏乞斬鄭注救旱之術多矣盡亦求諸是類乎求之不得無所歸咎則存乎天也委焉而已不求諸人不委諸天以無稽之言而謂我之德嘻其不然暴巫投魃既已過矣今茲無乃復甚殺我而有利于人吾何愛一死如其未也焉用為是以益惡濫殺不仁輕信不智不仁不智帥胡

取焉吾子其屬也敢私以訴某謝而覺請諸帥而釋之人情初不憚也未幾而雨則彌月不解潦溢傷禾歲卒以空人無復議驢

哀鴈詞

并序

昔予居故人安仲和家將殺鴈食客見而不忍為作哀之之詞今三十餘年矣近讀趙公誠殺生文有動于心因追錄之以附其後雖文采不足觀者取其意可也

鳥之遠害宜莫如鴻浩浩長風寥寥遠空邈乎冥濛去
萬里而無窮頭乃不幸而網羅之中刀机是委饕殮是
充吁嗟乎其惘廬且藏弔且涕宰夫礪刃而欲前坐客
垂涎而思噬而猶神意自若低回睥睨不知禍期之行
至可不哀邪捕者伊何貪于貨鬻用者伊何悅乎口腹
我利我欲物懼其酷是以知人雖有生之至靈而亦其
至毒也高而林莽深而川淵遠而窮邊僻鱗介羽胎卵
濕化皆有以致之而陳乎其前封割鬻贈蒸燔烹煎灌

腥滌翔窮甘極鮮一邑之內一朝之間已有不可勝言
者矣人亦嘗以已而推之乎一毛之去皆知惜寸膚之
損皆知痛所以自待如此其至也而獨于物不為之少
憐雖吾之智力可役而君之而彼之蠢愚至死而不能
訴然其賦形稟氣同得于天故亦未嘗不苦則慘而樂
則舒惡天閔而重生全奈何暴殄不恤以為當然孰雪
其冤孰德其德豈天有厚薄固以彼而奉此乎抑初無
所主而自生自殖自攘自擊勢强者勝而專不然何其

太偏也庖厨之遠君子以為仁已既不思則假手于他人夫其畏怖之情敲棘之態可以想而知也何必見之之素臨之之親聞之曰物我類也類無分別滋味之在我可賒性命之于彼極切至哉言乎即是佛說亦何必持乎誠律推明罪業觀地獄之變相指刀兵之凶劫人惟為舌之所謾是以安為而不屑嗚呼戒之敢告來括

高思誠咏白堂記

有所慕于人者必有所悅乎其事也或取其性情德行才能技藝之所長與夫衣服儀度之如何以想見其彷彿甚者至有易名變姓以自比而目之此其嗜好趨向自有合焉而不奪也吾友高君思誠葺其所居之堂以為讀書之所擇樂天絕向之詩列之壁間而榜以詠白蓋將日玩諸其目而諷誦諸其口也一日見告曰吾平生深慕樂天之為人而尤愛其詩故以是云何如子曰人物如樂天吾復何議子能于是而存心其嗜好趨向

亦豈不佳然慕之者欲其學之而學之者欲其似之也
慕焉而不學學焉而不似亦何取乎其人耶蓋樂天之
為人冲和靜退達理而任命不為榮喜不為窮憂所謂
無入而不自得者今子方皇皇干祿之計求進甚急而
得喪之念交戰于胸中是未可以樂天論也樂天之詩
坦白平易直以寫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厭乎人意而不
為奇詭以駭末俗之耳目子則雕鐫粉飾未免有侈心
而馳騁乎其外是又未可以樂天論也雖然其所慕在

此者其所歸必在此子以少年豪邁如川之方增而未
有涯涘則其勢固有所不得不然者若其加之歲年而博
以學至于心平氣定盡天下之變而返乎自得之場則
樂天之妙庶乎其可同矣姑俟他日復為子一觀而評
之

門山縣吏隱堂記

門山之公署舊有三老堂蓋正寢之西故廳之東連甍
而稍庳今以之館賓者也予到半年葺而新之意所謂

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圖誌而無得訪諸父老而不知客或問焉每患其無以對也既乃易之為吏隱吏隱之說始于誰乎首陽為拙柱下為工小山林而大朝市好奇之士往往舉為美談而尸位苟祿者遂因以藉口蓋古今恬不之恠嗟乎出處進退君子之大致吏則吏隱則隱二者判然其不可亂吏而曰隱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則憂人之憂抱閔擊柝之職必思自效而求其稱岩穴之下畎畝之中豎卜釋道何所不可隱而願隱

于是乎此姦人欺世之言吾無取焉然則名堂之意安在曰非是之謂也謂其為吏而猶隱耳孤城斗大眇乎在窮山之巔煙火蕭然強名曰縣四際荒險慘目而傷心過客之所顧瞻而咨嗟任子之所鄙薄而弃置非迫于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親友失色弔而不賀予固戚然以憂至則事簡俗淳便于踈懶頗有以自慰乎其心及西陲多警羽檄交馳使者勞于道路而縣以僻阻獨若不問者隣邑疲于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

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冠帶鞍馬幾成長物由是處之
益安惟恐其去也或時與客幽尋而曠望陰長林藉豐
草酒酣一笑身世兩忘不知我之屬乎官也此其與隱
者果何以異吾聞江西筠州以民無驚訟任其刺史者號
為守道院夫郡守之居而得以道院稱之則吾堂之榜
雖曰隱焉其誰曰不可哉

恒山堂記

真定古名鎮形勢雄壯冠于河朔其府署規模適相稱

副而恒山堂宏麗特出又為之甲焉堂廣七楹其高九
仞堂之鬱鬱如暈斯飛俯瞰北潭備諸勝槩求其經始
于何代與夫主名之為誰則固誌無傳近世沈括言潭
園初號海子未可觀逮王鎔治之遂可圖畫斯堂或
者亦出于其時乎而吳中復咏行宮以為宋祖征劉承
鈞常駐蹕于此故老或去堂即宮之南門而卒莫能詳
也其在金國率王侯貴戚處之例事豪奢務加增飾故
益以完美每府僚宴集其上綺羅照野絲管沸天游人

指點咨嗟邈在仙境誠一邦之偉觀也兵火之餘署舍
盡廢獨堂在焉而歲月既深寢至頽獎大元乙酉中萬
戶史公實來公以妙齡貴顯而居其慶之下日思所以
奉二親之歡謂可以脩燕息而資觀覽者莫若堂也由
是特為之作新易腐朽補罅漏支持欵傾凡當營理者
靡不及之蓋期月而後畢則大饗賓客稱觴為壽以落
其成而遣使致書屬予為記噫予去國三十年白首歸
來時移事改田廬鄉井殆不可復識追惟曩昔渺如隔

生豈知尚有恒山堂耶夫物之盛衰其極必反廢興成
毀相尋于無窮蓋理之常然而不足怪然皆有數存乎
其間自喪亂以來繁華共盡崇樓傑觀莫不化為虛空
如斯堂者絕無僅有固已幸矣而復為有力者新之宛
然舊物閱世自如豈可謂偶然哉抑此不足論也予聞
之有非常之功者必享非常之福公上將之才膺方面
之寄定亂措安澤被于生民甚厚功孰大焉宜其窮侈
美極尊榮快意一時無不可者願乃自安于儉陋而致

美乎其親賢于衆人遠矣是則不可以不著且予平生欲一登堂臨眺而竟不果今既辱公知當得預賓席之末因之寓日以償夙心亦殘年之一適也于是乎書

淳南遺老集卷四十三

淳南遺老集卷之四十四

淳南王若虛 從之

鄜州龍興寺明極軒記

鄜為州在深山窮谷間荒涼鄙陋其風土固然無池臺苑囿之觀可以娛人者官閒無事散步而盤桓不過道流釋子之居耳而龍興寺明極軒最為佳處由三門廵廊而西其隅為雄師院而院之東南則明極在焉其始為隙地故節度却公見而愛之謂其爽塏便安可以為

待賓之所傾而命雄此軒戶所以構也深靜而明夏涼而冬煖高纜丈許而平揖前山俯瞰闕視緣山諸刹勢欲與之爭衡也始予以狂放不羈為上官所据宴游戲劇悉禁絕之雖所親愛非公故不得相往來逢于道路歛避辭謝莫敢立誅者出門俛然其無歸也深居高臥讀書以自遣而又復無聊因思所謂道流釋子之居而時一訪之晏坐清談焚香煮茗獨得差樂而無罪盖大像之致與開元之冷筠皆所素愛而嘗遊者然以其

登涉之艱固不若明極之為教雄亦開朗好客樂與予言而不厭由是有輿輒至至輒為留竟日公退飯餘呼馬而出僕夫或不請所之知其必適是也比及其門呵唱有聲主人者趨迎而笑知其必為吾也予嘗以雄見待之厚許為作記以報之而未果其後官事日繁而私禁稍寬非役于簿書期會之勤則奪于聲色紛華之樂而予之蹟至明極者數矣與雄相見未嘗不笑且歎焉今將東歸雄以前言為請嗚呼吾負此軒久矣是猶可

得而辭乎乃書其地形之大概與夫平昔游行之熟者以授若其命名之意則出于西方之書非予之所學也畧而不及待失知其說者

茅先生道院記

嵩山之陽有承天谷谷有道院焉隱君子茅公之所建也公開封人名從易字縉甫始以進士干有司數奇不偶乃棄家為方外遊隨意去留初無定居既至承天則欣然曰吾可以休于是美闢地築室為終焉計日葺月

補蓋累年而後有成軒曰雙清以景名也庵曰虛靜以道命也竹木蕭然都無塵土氣由是為嵩陽之一觀夫嵩少海內名山其間勝跡殆不可殫記叢爾茅公之廬宜若無足道者而人嘗以不到為恨到必盤桓而不忍去則亦以其主人之賢故也公以高蹈聞四方賢愚少長莫不仰其風觀其擺落世紛悽心於冲漠之境始終四十年處之甚安壽考康寧儵然而往非胸中真有所得疇能爾耶

時羣盜縱掠而公夷然視之神色自若且能化暴為馴使之逡巡退却而不敢犯非獨自免而又有以庇人其道德所服至於如此豈老氏所謂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者歟予世之散人也才能無取于人而功名不切于己雖寄跡市朝而邱壑之念未嘗一日忘慕公而願見者久矣俗累拘牽竟莫之遂蓋每為之嘆息嗚呼公則已矣而其姪守明與予為忘形交出公所繪院圖及所以自叙者請紀其事予披玩再三恍如即其地

而見其人忽焉自失蓋覺官味如嚼蠟守明亦自可人由刀筆中一朝有所省年踰四十而屏酒肉却聲色日與名流達士遊學貫三家畧窺其妙其剛果超詣庶幾能嗣公者予雖不及識公而有斯人在會當同往杖履相從訪公之故居而躡其遺蹤臥公白雲陰公青松道遥徜徉以卒歲乎其中公之精爽故應不昧或者其亦一笑而見容也乃為書之既以發某公之光且為吾他日踐言之盟云

趙州齊參謀新修悟真庵記

趙州道院曰悟真庵者參謀齊君大年之所建也君卽時人也開朗個儻久行善事在長中從軍河南既還留寓于趙因而家焉自以薦經喪亂而卒獲安存生理益優身名俱遂無不足于心者蓋神明之所相也思有以答謝殊貺亦其天資本靜道念素深故買城隅特建此庵以待全真之士且為他年歸宿之所云肇基於甲午之春凡再期而迄役聖位雲堂齋厨方丈椽基於屋十餘

楹像設供具隨事一新繚以崇垣抱以隙地藥畦蔬圃井井可觀雖宏麗未極而體則具矣喧囂既遠境界清涼洒然有絕塵之趣居人瞻仰莫不歡喜讚嘆自是一方遠近以至過客皆知有齊氏之庵大師李公曰圓明子者故與君遊乃延致而事之其徒無慮三十人君色色資給無外求者稍暇無事娑娑其間頤而樂之自謂有所得也予教以事至趙始也聞其經營再則觀其次第三則及其成就焉一日造之盤桓周覽殆欲忘還君

因以記文為請予與大年三十年之舊有命自不當辭
况其用心之果為力之勤寔可喜而足稱即抑予衰矣
險阻備嘗煩勞久厭聞興亡之大變悟榮辱之真空殘
喘僅存百念灰冷方當脫屣俗累復游瀟洒以畢其餘
生雖不足與聞玄理則跡羽流而杖履往來陪君為方
外之交庶無愧焉至其會意忘形不知孰主孰客則君
之庵猶我有也能勿成其志乎乙未年終十二月晦日
淳南遺老記

答張仲傑書

某啓仲傑縣令方深渴想辱惠好音曷勝慰喜糧根之
賜甚愜老饕正恐踏破菜園為藏神所怪耳所論道學
自是儒者本分事抑老夫衰謬日負初心不足進也吾
子年壯氣銳乃能屏去豪華之習而專力于此好之樂
之自謂有得他時所至殆未可量老夫將受教之不暇
而反能為之發藥哉州郡之職古稱人况此多虞
必道頗聞吾子一以和緩處之所望正如此民之樵

悴久矣縱弗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
史不傳能吏而傳循吏若夫趨上而虐下借衆命以易
一身流血刻骨而求幹濟之譽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
謂民賊也誠不願吾子效之吾儕讀孔孟仁義之書其
用心自當有間寧獲罪于人無獲罪于天昔宋討元昊
闕右困于征歛社稷公在永興謂其民曰吾非能免汝
也而能使之不勞于是量所有無寬其期限民得以次
而輸之而費省十六七及王氏法行官吏不堪其迫邵

康節門人之從仕者皆欲投檄以歸康節止之曰此正
賢者用力時新法甚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嗚
呼古人遠矣如此等事尚可行之造次顛沛無忘是念
始可謂不忘所學矣老人家益貧而官益拙鮑魚上竿
可笑可憫雖然遠依餘花大小幸安不必過煩念慮也
遽中奉報草草不宣

道學發源後序

韓愈原道曰孟軻之死不得其傳其論斬然君子不以

為過夫聖人之道亘萬世而常存者也軻死而遂無傳
焉何耶愚者昧之邪者蠹之馭而不純者汨之而真儒
莫繼則雖存而幾乎息矣秦漢以來日就微滅治經者
局于章句訓詁之末而立行者陷于功名利欲之私至
其語道則又例為荒忽之空談而不及于世用彷彿疑
似而失其真支離汗漫而無所統其要可勝言哉故士
有讀書萬卷辨如懸河而不免為陋儒負絕人之奇節
高世之美名而毫釐之差反入于惡者惟其不合于大

公至正之道故也韓愈固知言矣然其所得亦未至于
深微之地則信其果無傳已自宋儒發揚秘奧使千古
之絕學一朝復續開其致知格物之端而力明乎天理
人欲之辨始於至粗極于至精皆前人之所未見然後
天下釋然知所適從如權衡指南之可信其有功于吾
道豈淺淺哉國家承平既久特以經術取人使得參稽
衆論之所長以求夫義理之真而不專于傳疏其所以
開廓之者至矣而鳴道之說亦未甚行三數年來其傳

乃始浸廣好事者往往聞風而悅之今省庭諸君尤為
致力慨然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且將與未知者共之此
發源之書所以汲汲于鍤木也學者嘗試觀之其必有
所見矣心術既明趨向既正由是而之焉雖至于聖域
無難猶發源不已則汪洋東注放諸海而後止嗚呼其
可量哉亦任之而已矣僕嘉諸君樂善之功為人之周
而喜為天下道也故畧書其末云東垣王某序

楊子法言微旨序

法言之行于世尚矣始註釋者四家而已疎略粗淺無
甚可觀其後益而為十二互有所長視其舊殊勝而猶
未盡也今禮部尚書趙公素嗜此書得其機要因復為
之訓解參取衆說析之以已見號曰分章微旨論高而
意新蓋奇作也予嘗物怪子雲之自叙以為法言論語
之體耳隨問更端錯雜無次而獨取篇首二字以為名
而冠之無乃失其宜耶及觀公解則終始貫穿通為一
義燦有條理而不亂乃知子雲之意初非苟然但學者

未之深考也昔人以杜預顏師古為印明孟堅忠臣今
公于子雲之書辨明是正厥功多矣至於進退隱見之
際尤為反覆而致意夜千載之疑可以盡釋而無遺恨
茲不亦忠之大者歟古澤陳氏者將購工板行以廣其
傳友人張君茂進實贊成之而屬予為序嗚呼公一代
巨儒德業文章皆可師法自少年名滿四海間平生著
述殆不可勝紀而晚年益勤心醉乎義理之學六經百
子莫不討論迄今孜孜筆不停綴其所以發揮往典而

啟迪來者非特一書而止也如鄙不肖曷足為公重輕
而斯書之傳豈待予言而後信雖然陳氏細民而能子
事如此其用心固已可喜且不肖于公門下士也辱知
為深是區區者而敢辭乎乃書而授之元光元年九月
望日中議大夫守平涼府判玉某序

送王士衡赴舉序

潦淨途平風高氣清馮駸車輕送君此行願非掩泣於
湓浦悲歌於渭城者何必愴快而含情雖然有以規子

也親老弟弱室廬蕭然燠寒華枯將于子乎屬之所責重矣尚其勗哉決科猶戰也請以戰喻肩摩踵曳鱗集毛草盱衡屬吻扼腕揚袂賈餘勇而嘗素技者皆吾敵也攘而却之吾子亦勞矣寧孰非敵武王所以誓衆臨事而懼仲尼所以語門人責育之不戒童子扼之魯雞之不期蜀雞踣之勅敵在前若之何勿畏吾子講學甚力涵養且久則兵既厲而馬既秣矣然而猶有病焉氣揚而無降志色驕而無俯容或者其將振而矜之欣懼

猶不足又振而矜之恐乘隙擣虛瑕者畢堅而勝負之勢未可料也鞭之役不介馬而馳之齊師敗績伐羅之舉趾高而心不固莫教以亡歟監不遠吾子其圖之吾子辱與不肖游又辱賜之誠是行也當將鼓譟以從其後不幸而北其曷忍諸提音十報凱歌言旋茲豈惟吾子之所獲抑不肖實與老馬敢不盡言聞之曰仁者送人以言仁者之名豈賤子所堪抑朋友之道將善也故以告

送呂鵬舉赴試序

始予得管城而將行也故人王士衡寔送之且見屬曰
或稱鄭下有一佳少年而不詳其姓名第聞筆勢翩翩
可以與之進也子以經學嗣名師之傳而為後生之倡
者有年矣則誘翼成就豈得辭其責予予謝而識之既
至而求之得吾鵬舉焉聽其議論窺其文辭知其必士
衡所謂也輒不自量欲逆薄有所云以補萬一而官事
如毛無頃刻暇蓋未嘗不為之歎息今鵬舉方將求售

于春官余復默默無乃員士衡之所教乎夫經義雖科
舉之文然不盡其心不足以造其妙辭欲其精意欲其
明勢欲其若傾故必探語孟之淵源擷歐蘇之菁英削
以斤斧約諸準繩斂而節之無乏作者之氣象肆而馳
之無失有司之度程勿怪勿懈勿猥而并若是者所向
如志敵功無勳可以高視而橫行矣沽美玉者不憂無
善價驛犢且角山川其舍諸鵬舉勉矣京邑英豪所聚
而士衡在焉予既因士衡以得子子其因予而求識士

衡復因士衡徧求吾師友門人之凡未識者磨礱浸灌以益其高而極于遠至于大有成焉而副吾徒之望可也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成王戒卿士以謂推賢讓能則庶官不和政且亂而秦穆之誓亦曰人必能容而後可以保民古之君子有道相為徒而其徒相為用故能有濟也有虞之時衆賢和于其朝而無爭之患垂讓于夏斯伯夷讓于夔龍

臯陶之不知者以問諸禹禹所不知者以質諸益賢于已而不妬不賢于已而不悔師于人而不恥告于人而不吝志同氣合不知物我之為二蓋其量誠宏而其德誠厚此其能共成一代之極治者歟予嘗悲夫管人之難見而病後世士風之薄也忌嫉之心勝而推讓之道絕自待者重待人者輕相誇以其所長而相鄙以其所短總總然惟恐人之愈乎我也凡得一職必先審問其同僚者何如人聞其不能而不已若也則幸而喜如其

能焉往往不樂曰是何以彰我故其至也莫不角其智力而爭其權至于不相容以敗事處公家之事而敗之以其私罪孰大焉吾子始踐仕途而得李君者為長官彼其才幹有餘而能聲蓋著蓋吾子之幸也而吾子性明志強臨事有決亦自為過人者誠能相與戮力而無求勝之心一司之治何憂而不舉哉子行矣幸不至如吾之所病且併謝李君其亦以是而待子焉可也

淳南遺老集卷四十四

淳南遺老集卷之四十五

淳南王君虛其從之

祖唐臣愚庵序

鶴臺祖君唐臣命其居室曰愚庵因以自號既經喪亂流寓河朔非復庵中主人矣猶為題榜以求詩文于士大夫嗚呼凡物有其寔而後得其名寔無有焉名焉從生寔固不可誣而名固欲其正也今先生才敏而識明行高而業精蓋世所謂賢且智者而願加此稱是視薰

以猶指謂為溼也無乃乖戾而不合乎人情邪且先生
安靜寡欲不求聞達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撓不必嫉
邪憤世如柳宗元遠害全身如甯武子果何取乎此也
意者直出於至謙故欤古之君子其德其盛則其心愈
謙其責已也重其取名也廉雖有軼群絕俗之資而自
視歆然常若不及此其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善而無
伐所以為顏氏聖而不居所以為孔子其與浮跡銜露
急於人知虛而為盈處之不疑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先

生于是乎過人遠矣丙申春二月淳南遺老王某序

復之純交說 并序

之純嘗為交說以見譏今贅談中以若虛名篇者是
也其初本自為一首蓋辭氣意旨出於莊列可謂奇
作使其處身果能如此雖古之達者無以過也而何
其取怒之多歟予讀而悲之乃復以是說云

狂生既以交說規慵夫已尋以忤物獲罪杜門索居將
無意於世慵夫因人而寄聲曰子之病果草矣已寔行

行謂人之亢憫我將顛而子則先是何其言之近似而
踐迹之垂歎子之病果革矣然之不可媒也禍之不可
賈也雖微子言吾寧不知逐逐而群疇非吾鄰形交跡
接何者可絕鍊修調適之善而吾病始兆悟而藥之治
養以方寬中溫外茹柔吐剛駐其明而內視凝其聰而
反聽行之期月乃復其常心平氣和百邪不攻乃愈而
康子獨日臻以達膏肓暨望而走無施其良嗟夫殆哉
無以招之彼孰汝尤無以結之彼孰汝仇待物太狹謀

身未周雖盱眙彷彿晨睨九州羣誰以咻凶乘禍鳴勢窮
力竭而投諸囚以伏於幽閨氏之與居槁伯之為游悒
悒兮而私自憐子乎其遺世而無求也吾絕物邪抑
子絕也山淵之峻子將趨而過今胡其摧汝車而沉汝
舟豺虎之毒子將不之懼今胡其齧汝趾而嚙汝喉出
於外者亦既然矣伏于中者竟如何哉願嘗憂我今為
子憂蓋將持吾之所以自治者而復以治子豈能從我
而異其少瘳乎狂生聞之不覺汗下

移刺仲澤虛舟堂銘

泛而游載沉載浮隨其流聽其所止而休此非所謂虛舟者歟萬物相及乎無窮要不可容吾意智者困勇者殘而至人免於無所累先王既以是而身訖矣雖放心委形以行於斯世可也

四醉圖贊

泰和辛酉冬予赴調京師清河垣之振之劉君景元俱以待舉客太學一日同飲市中既暮昏醉三子者

就宿予却枕藉而臥初不記也未旦而覺呼童張燈則餘樽在焉即命重酌復成小醉擁衾散髮相對怡然顧而樂之以為他日或不能復得矣振之將圖其形而名以四醉因命序而贊之以記一時之美事云
漠乎其如忘其聲茫乎其如忘其形神融氣泰無欲而無營渺乎其如物之莫撓也不為劉伶唯以酒為名不為屈平衆昏醉而獨醒蓋不放不拘不晦不明不濁不清隨其所適而寓其情者也

林下四友贊

東垣彭子升悅王士衡權周晦之嗣明昏子心契也
晦之于予為親故其相知最早後游京師始識士衡
於稠人間言論慷慨遂如平生當是時泛見子升而
未熟也已而復定交於觴次予年為長子升次之士
衡又次之而晦之最少吾四人者臭味相似而氣義
相投也故不結而合既合而歡至於益深而莫之間
其好惡取舍互有短長而要歸其中辨爭譏刺間若

不能相容而終於無憾方其居在里中行必偕宴必
共詩雖不多而朝戲贈答時出數語以相娛酒雖不
廣而花時月夕一杯一杓亦自不廢也嘗約他年為
林下之遊且各為別號以自寄焉蓋予以慵夫而予
升以澹子士衡為狂生而晦之則放翁也曰澹曰慵
曰狂曰放世以為怪而自謂其真施于仕途固非所
宜而在隱居則無害也是故安之而不疑焉是約已
遂想像而贊之云

盤礴兮岩阿容與兮烟蘿藉豐草兮偃臥愬長風兮浩
歌塵海遡其如隔渺高軒兮不我過險而風波密而網
羅突而干戈如四人者何

士衡真贊

身雖寒而道則富貌若鄙而心甚妍庸夫孺子皆得易
而侮王公大人莫不知其賢豈俯仰從容滑稽玩世而
胸中自有卓然者也

跋寶墨堂記

趙翰林以文章字畫名天下片辭寸紙人爭求之嘗為
故參政僕散公作寶墨堂記仍親繕寫尤為奇特自經
喪亂散落不存而近入田君信之之手方且什襲深藏
以為珍玩既而聞公子祐在困復歸之意渠家獲所士
不失舊物固幸甚矣而田君能捐己之愛以成此美事
亦灑落可嘉也

跋王進之墨本孝經

孝弟百行之冠冕孝經六藝之喉衿聖人大訓不待贊

揚而後知也學者自童稚讀書必始於此而考其行身
能踐履者鮮矣李君追慕其親以不得竭力為恨而淪
於非道為憂故常玩意於斯文而名卿珍翰以昭于不
朽觀其目迷疊疊不絕愛敬之誠藹然而見非深於踐
履能如是乎吾友王進之得其墨本而寶蓄之仍圖函
丈之像以冠其首而益以翰林公誌語且將併刻焉即
其所好亦可以知其為人也

上周監察夫人生朝

門庭與朗瑞氣氤氳夫人之誕辰也煌煌綺羅洋洋然
竹家人之拜祝也渺惟愚甥寔與此榮罔無以薦誠惟
天為高惟地為厚惟川瀆不竭惟山嶽不朽敢焚香酌
酒拜首啓手以為夫人壽

貧士歎

甑生塵瓶乏粟北風蕭蕭吹破屋入門兩眼何悲涼稚
子低眉老妻哭世無魯子敬榮明遠之真丈夫故應餓
死填溝谷蒼天生我亦何意蓋世功名寔不足試將短

刺謁朱門甲第紛紛厭梁肉

白髮嘆

清晨梳短髮已見數莖白妻孥驚且吁謂我應速摘我
時笑而答區區亦何必此身終委形毀棄無足惜况爾
毛髮間乃欲強修飾畢竟滿頭時復將安所擇

題淵明歸去來圖

靖節迷途尚爾賒苦將覺悟向人誇此心君識真歸處
豈必田園始是家

孤雲出岫暮鴻飛去住悠然兩不疑我自欲歸歸便了
何須更說世相遺

拋却微官百自由應無一事挂心頭銷憂更藉琴書力
借問先生有底憂

得時草木竟欣榮頗為行休惜此生乘化樂天知浪語
看君於世未忘情

名利醉心濃似酒貪夫衮衮死紅塵折腰不樂翻然去
此老猶為千載人

趙內翰求城南訪道圖詩辭不獲已乃作絕句以

戲復為之解云

得道由來不必勞癡兒含笑漫逋逃閑閑老子還多事
持句伽藍打一遭

竹木蕭森蔭綠苔幽襟自愛北軒開主人無說吾何恨
乘興而來興盡迴

答鄭州辨禪師見戲代高防禦

酒肆淫房即道場一時作戲亦何妨吾師自墮泥犁獄

更笑春風柳絮狂

再至故園述懷五絕

日日天涯恨不歸歸來老淚更沾衣傷心何啻遼東鶴
不獨人非物亦非

荒坡依約認田園松菊存亡不必論我自無心更懷土
不妨猶有未招魂

山杏溪桃化棘榛舞臺歌館墮灰塵春來底事堪行處
門外流鶯枉喚人

回思夢裡繁華事幸及當年樂此身閑立斜陽看兒戲
憐渠虛作太平人

艱危嘗盡髮成然轉覺誰諱不可期幾度哀歌仰天問
何如還我未生時

山谷于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黨遂謂過之而
今之作者亦多以為然予嘗戲作四絕云

駿步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後
始是江西不幸時

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衮衮筆頭傾莫將險語誇勅敵
公自無勞與若爭

戲論誰知是至公螭蟠信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樣
都在先生一笑中

文章自得方為貴衣鉢相傳豈是真已覺祖師低一著
紛紛法嗣復何人

王子端云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其
小樂天甚矣予亦嘗和為四絕

功夫費盡謾窮年病入膏肓不可鑿寄與雪溪王處士
恐君猶是管窺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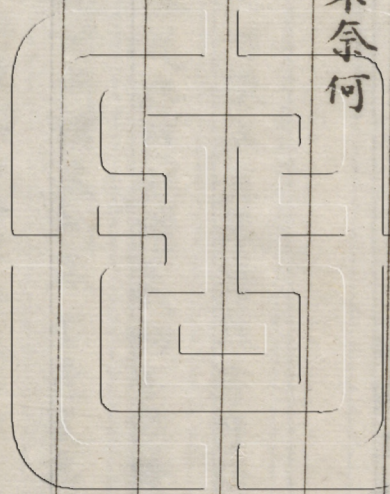
東塗西抹闕新妍時世梳妝亦可憐人物世衰如鼠尾
後生未可議前賢

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癢豈勝鞭世間筆墨成何事
此老胸中具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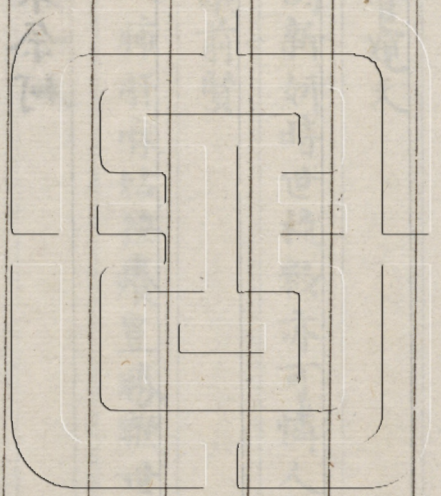
百斛明珠一一圓絲毫無恨徹中邊從渠屢受群兒謗
不害三光萬古懸

宮女園碁圖

盡日羊車不見過春來雨露向誰多爭機決勝元無事
永日消磨不奈何



淳南遺老集卷四十五



淳南遺老續集卷之四十六

淳南王君虛從之

摠憤

非存驕蹇心非微正直舉浩然方寸間自有太高處平生少諧合舉足逢怨怒禪義初不愆謗訕亦奚顧孔子自知明桓魋非所懼孟軻本不逢豈為臧氏沮天命有窮達人情私好惡以此常泰然不作身外慮

贈王士衡

王生非狂者乃以善哭稱每至欲悲時不問醉與醒音
詞初則滄涕泗隨縱橫問之無所言坐客笑且驚王生
不暇卹若出諸其誠嗟我與生友此意猶未明絲染動
墨悲麟亡傷孔情韓哀峻嶺陟阮感窮途行涕流賈太
傅音抗唐衢生古來哭者多其哭非無名生其偶然歎
何苦推形神如其果有為為爾同發聲

感秋

西風撼庭柯疎葉鳴策策天地一蕭條羈懷亦卷寂青

春恍如昨轉盼年半百自從長大來轉覺日月迫功名
非所慕老大不足恤坦然感時心自亦不能釋清晨梳
短髮已見數莖白刀鐻雖可施殆似兒子劇此身委蛻
耳毀棄無足惜况予毛髮間而乃強修飾青青如陸展
星星行復出畢竟白滿頭復將何所摘

生日自祝

空囊無一錢羸軀兼百疾况味何蕭條生意渾欲失清
晨聞喧呼親舊作生日初我未免俗隨分畧脩飾舉觴

即自祝醉語盡情寔神仙恐無從富貴安可必修短卒
同歸何足喜與戚一祈粗康健二願早閒適衣食無大
望但要了晨夕萬事不我撻一心常自得優游終吾身
志願從此畢

失子

妍妍掌中兒舍我一何遽其來誰使之而復奄然去平
生三舉子隨滅如朝露願我能無悲其如有天數自從
學道來衆苦頗易度有後回所期誠無亦何懼人生得

清安政以累輕故婚娶眼前勞託遺身後慮百年曾幾
何為此雛稚誤願語長號妻此理亦應喻

憶之純 三首

幼歲求真契中年得偉人傾懷當一面投分許終身燈
火談元夜鶯花逐勝春何時重一笑胃次欲生塵

其二

向目三年隔音書萬里遥宦途俱躡蹀日事各蕭條志
大謀常拙身孤道易消本無當世用隱處會相招

其三

傷氣輕天下高情到古人
銜盃曼卿放下筆老坡神時
論誰優劣人材自屈伸
窮愁須理遣不必淚沾巾

復寄 二首

志大言高與世違
拂衣真作竹林歸
黃塵道口風波惡
未必先生自處非

其二

自笑趨塵亦強顏
食謀未免敢言閑
紫芝果可充饑腹

從子玉屏巖石間

病中 二首

學道今何得謀生久不成
藍衫幾棄物絳帳亦虛名
事拙應天意交疎即世情
煩憂時自解感觸又還生

其二

鬱鬱窮愁意營營久病身
詩情渾欲減藥物但相親
未得驅窮鬼終須問大鈞
三時勞慰拊甚愧古人真

感懷

枉却全家仰此身書生那是治生人百憂耿耿填胸臆
強作歡顏慰老親

自笑

酒得數杯還已足詩過兩韻不能神何須豪逸攀時傑
我自世間隨分人

別家

到了身安是本圖何須身外覓浮虛誰能置我無饑地
却把微官乞與渠

慵夫自號

身世飄然一瞬間更將辛苦送朱顏時人莫笑慵夫拙
差比時人得少閒

西城賞蓮

呈晦之

晦之自號放翁

舊賞回頭已隔年高花又見出新妍偶成濁酒狂歌會
恰及斜風細雨天樂事適來偏有興閑身常得分無緣
作詩莫怪多誇語差比放翁先著鞭

淳南遺老續集卷四十六

王若虛字從之滎夫其號豪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
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用薦入為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
翰林文字為著作佐郎遷平涼府判官召為左司諫轉
延州刺史入為直學士入元遂隱居不出後東遊泰山
至黃峴峯憩萃美亭譔箴終焉所著文章號滎夫集又
淳南遺老集傳於世事見金史按中州集稱若虛負重
名精經學史學文章禮樂一代偉人北渡後隱居鄉里
據此則淳南老人終于元未嘗仕于元且其人已入金

史文藝傳焦氏經籍志編入元人誤也此本山陰祁氏
藏書康熙乙未春王歸繡谷亭收藏因考史傳而附記
于後錢唐吳焯書

又按集內詩與中州集本句微有不同覺中州之為善
想元遺山入選詩摘其微瑕不嫌改削耳然此固原作
其後一卷係因中州集補入便相同中州集所無者宮
女園棊一首和王子端此本多一首白髮嘆六韻即感
秋十二韻之半亦元遺山增改後人失考據以編入續

集耳焯再書

